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PV.1032
10 August 200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 1032 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06 年 8 月 10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20 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 席：奥斯曼·卡马拉先生(塞内加尔)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1032 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首先，我谨代表裁军谈判会议和以我个人名义，向我们尊敬的同事、爱尔兰大使玛丽·惠兰女士道别，她不久将离开日内瓦另有重任。

惠兰大使 2001 年 9 月 12 日开始在裁军谈判会议任职，并从一开始就以献身精神、权威性和严谨的思想代表她的政府。她以坚定的鼓吹核裁军的自豪记录代表爱尔兰，并一直积极努力希望恢复裁谈会的工作和解决裁谈会议程上悬而未决的问题。惠兰女士一直不懈提倡加强公民社会参与裁谈会工作，她在这方面的努力在 2003 年她担任主席任期中达到高潮，那时她提出了若干建议，旨在启动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对话并作出安排，使这些组织能协助裁军谈判会议从其经验和专长中得益。事实上，这些努力为本机构历届主席的进一步努力准备了条件，终于通过了一项关于加强公民社会参与裁谈会工作的决定。

惠兰女士坚决和孜孜不倦地在所有与裁军有关的机构和会议上倡导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她以同样的奉献精神，促进妇女介入国际组织的主要活动。我谨代表裁军谈判会议和以我个人的名义，祝愿惠兰大使和她的家属成功和幸福。

在开始对议程项目 6 进行预定的分阶段讨论之前，我请以下几位就议程项目 4，即消极安全保证发言：阿根廷的阿尔伯特·迪蒙大使和委内瑞拉的迭戈·伊巴拉·马丁内兹先生。我请阿根廷代表发言。大使先生，请发言。

迪蒙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想表明我们赞赏对这些在你任期内的分阶段辩论给予的指导。我们还要感谢 6 位主席，他们以有效的协调推动了我们对本届裁谈会议程项目的辩论。

我就消极安全保证问题作我国代表团的第二次发言，目的在于宣读《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缔约国中的拉丁美洲国家和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的联合声明。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缔约国中的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即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古巴、厄瓜多尔、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在有关消极安全保证的议程项目 4 的分阶段专题辩论的框架内，重申该文书以及根据该文书设立的机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组织，是本地区对裁军和核不扩散、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国际法的一项重要贡献。

《条约》的首要目的已实现：今天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已没有核武器，该地区没有一个国家有拥有核武器的任何愿望。

成功地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巩固了无核武器区后，今天的愿望在于也要确保该地区不处于核威胁的危险中。被认为是主要核大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法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根据《特拉特洛尔科条约》附加议定书第 2 号，承诺“不对该《条约》缔约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是对我们地区极重要的一项核安全保证。

虽然在宣布方看来核大国的这些保证具有根本意义，但是，如果这些大国中的某些国家能回顾他们在 1960 年代末或 1970 年代签署或批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两项附加议定书时发表的单方面宣言的某些段落，那么就能取得进一步进展。

鉴于国际法的演变，这些声明中有些在 21 世纪难以持续，特别是那些有关《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中承认的关于对自卫权的解释。宣布方深信在对付使用常规武器——这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国拥有的唯一武器——的武装进攻而使用核武器自卫不会得到国际法认可，因为那和《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所承认的自卫行动的目的不相称。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和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其它条约是具有额外价值的范例，区域层面以此对全世界裁军领域的进展作出贡献。这一区域的巩固和发展代表着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一个决定性的解决办法。它们使核不扩散得到地理上的限制，限制了核大国的行动自由。此外，还创造了区域内部相互信任的气氛。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还显示了它作为在南太平洋、东南亚和非洲建立其它无核武器区以及在中亚开发这一地区的灵感和参照点具有非凡的潜力。今年 4 月在墨西哥城举行的建立无核武器区条约缔约国和签字国第一次会议上显示了它在创意和政治协调方面的能力。在那次会议上，《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拉罗汤加条约》、《曼谷条约》和《佩林达巴条约》的缔约国和签署国以及单方面宣布不拥有核武器的蒙古等国的代表发表了代表世界上 109 个国家对这一基本问题看法的一项宣言，并同意在这些国家间建立协调和合作机制。

关于不扩散和核裁军，《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缔约国和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在谋求致力于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这一基本目标时，将继续促进和平与裁军的价

(迪蒙先生, 阿根廷)

值。《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缔约国和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表示坚信，将继续努力以求缔结一项对无核武器国家的消极安全保证具有普遍法律约束力的文书。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迪蒙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委内瑞拉的迭戈·伊巴拉·马丁内兹先生发言。

伊巴拉·马丁内兹先生(委内瑞拉)(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国代表团在你任职期间初次发言，请允许我向你表示我国政府看到你主持我们的辩论感到满意。我向你保证你可以指望我国代表团的全力合作。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支持摩洛哥 2006 年 8 月 3 日全体会议上代表 21 国集团的发言以及阿根廷刚才的发言。委内瑞拉重申深信不使用、威胁使用和扩散核武器的唯一保证，如同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一样，是完全消除这类军备。我们认为自愿放弃拥有核武器选择的国家有权要求禁止对我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虽然相当一批国家正通过无核武器区的涵盖或正在以无核武器区保护自己的过程中，一些核大国也已自愿给予各无核武器国家消极安全保证，但是委内瑞拉认为必须使这些保证具有一项有法律约束力文书的形式，作为在 5 国大使建议基础上达成的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协议的成果。

最后，委内瑞拉重申深信裁军谈判会议是指定一个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委员会的恰当论坛，因为裁军谈判会议是谈判裁军的唯一多边论坛。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委内瑞拉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裁谈会现在开始对以题为“全面裁军方案”的议程项目 6 为重点的分阶段讨论。在这一阶段，我想向诸位简单描述裁谈会审议这一项目的历史。全面裁军方案问题 1980 年包括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中，当年 3 月建立了特设工作小组以启动对这一方案的谈判。1984 年，在决定裁军谈判委员会成为裁军谈判会议之后，特设工作小组改名为特设委员会。

多年来，这个附属机构就全面裁军方案进行谈判并向裁谈会提出报告。这些报告附有直至那时的谈判方案的案文。1989 年，特设委员会提出最后一份报告。自那时以来，特设委员会从未重新建立，而从 1990 年直至 1992 年该项目由裁谈会直接审议，并在其报告中归纳了审议结果。虽然在 1992 年裁谈会曾同意在其 1993

年届会开始时审议将审查这一议程项目的组织框架，但是它从未确定这一框架；裁谈会 1992 年报告第 83 至 90 段因而是审议全面裁军方案问题的最后全面记录。

1997 年，这一项目成为审议一个新问题，即在全球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平台。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先生在致电裁谈会时提出这一问题。嗣后，裁谈会任命澳大利亚大使约翰·坎贝尔先生担任特别协调员，对他委以就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可能任务范围进行磋商的任务。1998 年裁谈会重新任命坎贝尔先生为这一问题的特别协调员，这一次的任务是了解裁谈会成员对处理有关杀伤人员地雷问题最恰当方式持何看法，同时，除其他外，考虑裁谈会外的动向。特别协调员在他向裁谈会的报告中除其他外指出，他未能提出一项能得到裁谈会所有成员完全支持的建议，他断定这与其说是对正确用语字斟句酌的问题，不如说是赢得必要的政治意愿对谈判一项禁止转让杀伤人员地雷作出决定的问题。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特别协调员在审查议程中的某些发现。1997 年，特别协调员匈牙利的彼得·纳奈大使报告称，各个集团中的许多代表团建议删去“全面裁军方案”的项目，或者至少表示如果协商一致，就以表示他们一方不反对的方式进行。同时，其他人要求保留这一项目并加以扩大，以涵盖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在这方面，也有人建议以一个题为“常规军备”或“杀伤人员地雷”的新项目取代这一项目。

2001 年，当时的特别协调员、德国的京特·塞伯特大使对议程复查后发现对议程项目 6 可以采取一种新作法。塞伯特大使忆及，除其他外，1997 年关于裁谈会议程的讨论以折衷结束，据此裁谈会对先前的议程基本上维持不变，同时由主席发表一项声明称，据他的理解，如果裁谈会就处理任何问题达成协商一致的话，这些问题可以在这一议程内予以处理。从那时以来，这一直是裁谈会开始举行年会的标准程序；主席声明使议程具有某种程度的灵活性。特别报告员还指出，使这一灵活性得到进一步加强的是一种明显的普遍谅解：如果裁谈会作出决定，任何裁军项目都可以纳入题为“全面裁军方案”的议程项目 6。

在今天的全体会议上，裁谈会将以更系统的方式恢复审议议程项目 6——“全面裁军方案”。我尤其要鼓励各代表团评估在这一项目下已经做的工作，并考虑其未来的前景。我谨指出，秘书处现在正在准备这一项目案文的编撰，这些文件的清单已列在文件 CD/2006/CRP.3 中。

我的发言名单上参加今天讨论的有如下几位：爱尔兰的玛丽·惠兰大使；中国的李洋先生；联合王国的费昂娜·佩特森女士；加拿大的保罗·迈耶大使；塞内加尔；以及俄罗斯联邦。因此我想请我们尊敬的同事玛丽·惠兰大使发言。大使女士，请发言。

惠兰女士(爱尔兰)：主席先生，请允许我感谢你刚才充满善意的发言。你我俩人曾经在日内瓦这里许许多多不同论坛上共同努力，我一直钦佩你主持任何会议时冷静而稳重的态度。

我今天发言是我在裁军谈判会议上的最后一次发言。在这个场合我简单谈谈我在这个论坛的经历以及它作为有效处理裁军和军备控制问题机制的胜任程度。

当我 2001 年来到日内瓦时，裁谈会陷入目前的僵局已经多年。那时正在讨论结束那个停滞时期的一项建议——阿莫林建议。这一倡议的吸引力在于它试图确保裁谈会所有成员的优先事项都能作为其工作方案的一部分得到处理。对于一个新来乍到的人来说，这似乎是明智和精明的；我的理解是，除非一个谈判论坛上的所有各方都认为他们的利益得到处理，否则就不可能预期取得有意义的成果。

2001 年标志着国际关系中一个新时期的开始。第三个千年期没有给人人都带来一个和平和安全的时代。相反，过去 5 年这段时期的特点是不安全和冲突。对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恐惧和对现有军备控制和裁军协定效力的关切增加了。

与往常一样，日内瓦的裁谈会仍然无事可做。阿莫林建议未能使我们进入工作状态。2003 年，代表阿尔及利亚、比利时、智利、哥伦比亚和瑞典的裁谈会 5 位前主席对这一情况感到不满意，他们携手发展了阿莫林建议的理念基础。他们提出了一项倡议，企图通过逐步完善以裁谈会议程为基础的一项工作方案达到协商一致。与阿莫林建议一样，5 国大使企图顾及所有成员的优先事项而无损于任何一方的安全关切。这一建议包含的理念是，谈判某些议题的条件比另一些更成熟，但是如果情况允许，可以以不排除谈判的方式处理每一项议题。

这个想法似乎也很好。但是，尽管做了很多努力，完善和重新界定其内容以顾及个别代表团的观点，但是 5 国大使建议没有取得所有人的同意，虽然它的确得到裁谈会压倒多数成员的支持。自从 2003 年以来，历届其他主席试图在 5 国大使建议工作的基础上再作努力，他们殚精竭虑，但收效甚微。

(惠兰女士, 爱尔兰)

由于裁谈会六位主席的主动行动，在 2006 年，对形式性的工作安排的讨论让位给从展望今后可能进行的工作的视野探讨具体议程项目。这一做法似乎带来了希望。面临的挑战是这一希望能否实现，或者在企图关注我们各自优先事项时，我们是否会无视别人的优先事项，因而再次回避取得协商一致。

在政府活动的大多数领域或者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十年中毫无业绩的机构将面临其前途的根本性问题。多边主义本身不是目的。它反映了对问题的共同理解和对解决这些问题的一致态度。多边主义最有效的时候是，它代表了公开和透明谈判进程给予的合法性，而在这一进程中所有有关各方都充分参与，对成果和实施都负有共同的责任。某些问题因其性质而成为多边采取行动的当务之急。防止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处理不人道武器似乎属于这一类。

如果有效的多边主义是处理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的解决办法，那么此时就应该问一问为什么裁谈会是个明显的失败。此时应该问一问为什么裁谈会本身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事实是，它没有提供一个可以讨论裁军的基本理念和挑战、想法可以受质疑或者可以设想解决办法的论坛。

在过去 5 年中，对议程、工作方法和裁谈会会议的频繁程度等提出了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说明人们日益感到裁谈会已失去了其目的和方向感。似乎当前对国际安全的威胁不存在共同看法，因而对多边裁军和不扩散外交没有共同的理解。然而，谁也不能令人信服地质疑裁谈会议程项目的相关性；这些议题是我们各国人民以及代表他们的各国政府所全神贯注的。

现在也许必须问一问，改造后的或另一类型的组织是否会更加有效。例如，阻止这一机构增加成员国数目似乎同裁军讨论不相干。不合时宜的程序，包括每个月轮换主席，裁谈会同其他实体和公民社会的关系、基本上没有意义的集团结构——冷战的遗留物——这些都说明这一机构在已经失去其有效性之后可能正在失去其相关性。

尽管对裁谈会工作感到失望，但是我不会错误地看不到我们今年讨论所带来的期望气氛。也许 2006 年将成为带来转机的一年。这当然是我的希望。

我在任职的 5 年中十分愉快地结识了许多十分专心致志的裁军专家、同事、朋友。我看到了许许多多裁谈会主席的热情和奉献精神。谢尔盖·奥尔忠尼启则以杰出的献身精神领导一个了不起的秘书处，其奉献和敬业态度使我得益。最后，请

(惠兰女士, 爱尔兰)

允许我祝愿诸位全体今后一切顺利，并表示希望我们会在更和平的时候再次相逢。

主席(在法语发言)：我感谢玛丽·惠兰大使的发言和她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我请中国代表发言。

李洋先生(中国)：主席先生，上周，我们就消极无核安保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重点辩论。中方赞赏你在推动会议讨论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综合裁军方案”是国际裁军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为国际裁军与军控工作的开展确定原则，指明方向和目标。裁谈会曾多次设立特别协调员，就“综合裁军方案”议题的功能和内容征求各方意见。在新的形势下，是否保留该议题以及在该议题下讨论哪些问题，各方意见不尽一致。中方认为，虽然国际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但 1978 年第一届特别裁军联大所确立的目标和原则对于今天的裁军与安全工作依然具有指导意义。中国代表团愿本着建设性态度，积极参与相关讨论。

通过制订公正合理的裁军原则和切实有效的裁军措施，以实现推进多边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的崇高目标，应是我们讨论“综合裁军方案”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

中方认为，为推进国际裁军进程的健康发展，以下原则至关重要：

- 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 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增进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
- 确保各国平等参与国际军控、裁军与防扩散事务的权利，坚持在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基础上，推进国际军控，裁军与防扩散进程；
- 坚持在国际法框架内，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处理防扩散问题；
- 维护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现有国际军控、裁军与防扩散法律体系；
- 确保各国和平利用科学技术的正当权益；
- 充分发挥联合国等多边机构的作用。

在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解决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新形势下，国际社会只有坚持不懈地大力弘扬多边主义，倡导多边合作，才能抓

(李洋先生, 中国)

住历史性机遇，有效应对新挑战，推动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事业公正、合理、全面、健康地发展。

当前，优先处理核裁军和采取切实措施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意义十分重大。为进一步推进核裁军进程，中方主张：

- 应尽早就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缔结国际法律文书；
- 在实现彻底核裁军之前，各国应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义务，全球不扩散核武器机制应得到巩固和加强；
- 核裁军应遵循公正合理、逐步削减、向下平衡的原则，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对核裁军负有特殊和优先责任，应切实履行已达成的削减核武器条约，并遵循可核查、不可逆的原则进一步削减核武库，为最终走向全面、彻底核裁军创造条件；
- 在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目标之前，核武器国家应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承诺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并应就此谈判缔结相应国际法律文书；
- 核武器国家应放弃以首先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核威慑政策，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
- 核裁军措施，包括各种中间措施，均应以“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和“各国安全不受减损”为指针；

中国一贯主张和平利用外空。为有效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国际社会应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谈判达成相关国际法律文书，禁止在外空部署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确保外空完全用于和平目的。

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应尽快就工作计划达成一致，从而就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保证、核裁军与禁产问题展开实质性工作。毫无疑问，这样一个工作进程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国际社会全面和综合性的裁军与军控意愿。中方愿循此方向，与各国一道，为推进这些目标而不懈努力。

主席(在法语发言)：我感谢中国代表的发言和友好的话。现在我请联合王国的费昂娜·佩特森女士发言。

佩特森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联合王国想在这次关于“全面裁军方案”的议程项目 6 的正式会议上, 代表第一委员会关于武器贸易条约的决议草案的 7 个共同起草人作简短发言, 这些共同起草人是: 阿根廷、澳大利亚、哥斯达黎加、芬兰、日本、肯尼亚和联合王国。

近年来, 若干世界政治和精神领袖呼吁建立一项更好管制武器贸易的新条约。

国际社会多年来已采取若干步骤处理常规武器的贸易和使用的具体方面。然而, 目前尚无有法律约束力的全面国际文书对这一活动提供一致认可的管制框架。

一项军备贸易条约并非旨在废除军备贸易, 而是旨在确保以负责的方式进行这一贸易。我们各国政府认为已是时候应有一项军备贸易条约, 我们的决议草案就是为了反映这是一个复杂和往往是敏感的问题, 我们如果要在这个问题上取得成功, 就必须在各国的权利和各国的义务之间建立一个正确的平衡。

我们建议联合国通过建立一个政府专家小组, 尽快就这一重要问题开始工作。然而, 我们认识到一旦决议得以通过, 显然有好处进行一个时期的更广泛磋商以便更好地由专家参与这些讨论。这反映在我们的决议草案中, 该草案已散发给这里和纽约的所有联合国会员国。

当我们今年秋天在联合国中将其向前推进的时候, 我们这些共同起草人呼吁裁谈会所有成员支持这一重要倡议。

主席(以法语发言): 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 现在我请加拿大保罗·迈耶大使发言。大使, 请发言。

迈耶先生(加拿大): 主席先生, 首先请允许我作为一个旁白说, 我感谢你花间向我们扼要描述了裁谈会处理这一项目的情况。我想这显示了我们议程的内在灵活性以及我们某些前任的务实态度。也许我们在这些天会有同样的灵感。

我在我们讨论全面裁军方案的这一议程项目时发言, 是为了提出必须有一项通常称为军备贸易条约的常规军备贸易条约。一项全面、有法律约束力的军备贸易条约, 尤其通过限制各种类型常规武器的不负责任的贸易, 可以在国际和人类安全方面带来重大好处。多年来已提出了建立某种形式的制度管制国际军备贸易的

(迈耶先生, 加拿大)

建议。某些相关的安排已由区域安全组织或供应商集团作出，但是缺乏的是一个有广泛涵盖面和法律效力的普遍制度。加拿大原则上支持一项全面、有法律约束力的防止军备非法流入冲突地区的常规武器贸易条约。

今年 3 月，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国务部长金姆·豪威尔斯博士访问日内瓦并强调了一项军备贸易条约会带来的好处。他指出不加管制的军备贸易对助长和延长冲突的影响，以及军备唾手可得对冲突后重建的负面后果。不久前在今年 6 月，外事秘书马格丽特·贝克特称：“军备贸易条约的人道主义和道义方面的论点是无可击的，但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将这个强有力的道义上的论点变为实地的真正进展”。我们同意联合王国部长们的呼吁，要采取切实步骤建立一个普遍法律制度限制非法军备贸易和帮助防止滥用武器。这样一种法律制度除了当然会带来安全上的好处之外，还会带来重大的人道和发展方面的好处。

为说明在一项军备贸易条约中那些条件可能适用，请允许我谈谈加拿大的目前的作法。按照加拿大政府的政策，严加管制(在多数情况下不予同意)向以下国家出口包括常规军备在内的军事设备：(a) 对加拿大及其盟国构成威胁的国家；(b) 卷入或即将受到敌对行动威胁的国家；(c) 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制裁的国家；或(d) 其政府一贯严重侵犯其公民人权的国家，除非能够证明不存在这些军事装备可能被用来对付平民百姓的合理风险。显然，制定关于转让或出口军备决定应行标准的共同理解是一项军备贸易条约中的关键要求。

一项军备贸易条约将在一项单一文书中涵盖广泛的武器类别，包括小武器和轻型武器、单兵携带防空系统，以及重型常规系统——仅举几例。这将为各种不同类别常规军备贸易规定共同标准，从而简化国际法律框架并使每类武器无需有一项单独文书。

因而在加拿大看来，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这样一项文书，而是将其予以发展的最好办法是什么。联合王国——我这里必须指出我们赞赏联合王国和其他政府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的领导作用——已制定了一项决议，今年将向第一委员会提出。我们希望这一决议将启动一个进程，就我们认为是对现有多边军备控制系统的一个关键性补充尽快开始工作。

我在今天提出了军备贸易条约的主题，因而我们感到这是同这个议程项目相关的一个重大和适时的问题。此外，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可能产生一项多边军备控制

(迈耶先生, 加拿大)

条约，从而满足裁谈会讨论各项问题的一个关键性的门槛。对于最终进行谈判的合适讲坛我们持开放态度，只要它有利于及时实现全球军备贸易条约的目标。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加拿大大使的发言。如果大家同意，现在我宣读塞内加尔的发言。

1978 年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时提出的全面裁军方案的呼吁今天和那时一样相关和重要。这一呼吁是要求采取被认为有利于实现有效和严格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目标的一切措施。裁军谈判会议进行的处理这类裁军方案问题的活动的历史表明，裁谈会未能完成直至 1992 年之前所作的紧张努力，并非由于缺乏采取行动的合理理由或没有提出具体建议。裁军谈判会议似乎突然失去动力，或者也许是失去理想或雄心壮志。

在塞内加尔代表团看来，在裁军谈判会议内谈判一项全面裁军方案问题仍具有关键的重要性，我们认为裁军是一个整体，应采取全球性的办法予以处理以顾及所有人的安全需求。通过全面裁军方案谋求的安全应是集体安全，不能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在今日这个正经历着深刻变化、使安全挑战变得更加复杂的世界中，安全与其说是一个国家能否保护自己或其威慑能力的问题，不如说是我们防止和处理各种威胁的集体能力的问题。我国深信，如果我们从所有国家安全关切的考虑出发进行讨论，就可能对全面裁军方案取得完全一致。

关于核裁军，塞内加尔认为必须作出新的努力使裁军和不扩散的全球进程重新回到轨道上来，而且由于当前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希望重温 1996 年 8 月不结盟国家运动成员国的 28 个国家在裁军谈判会议上提出的建议。请允许我提醒大家，这一建议是关于在 2020 年之前完全消除核武器的一项行动计划，这个行动计划初步阶段的目的是减少核威胁和实现核裁军。

关于常规武器，这些年来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必须采取更多措施以确保不断减少和严格管制在当前大多数冲突中使用的这种武器。在这方面，塞内加尔谨呼吁在我们议程项目 6 项下更加持续注意小武器和轻型武器问题。当前，这些武器是首要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因为它们在世界好几个地区造成巨大破坏以及因而在那些地区弥漫着的不安全气氛。

由于最近举行的审查联合国小武器行动方案会议 2006 年 7 月 7 日在纽约结束时成果各不相同，处理小武器和轻型武器问题就更加必要。

我请俄罗斯联邦代表发言。

瓦西里耶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代表瓦列里·洛奇林大使发言，但是首先我想表示赞同你在玛丽·惠兰大使离职时对她说的友好的话。我们还想感谢惠兰大使的友好与合作，感谢她对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光辉贡献，并祝她今后一切成功。

在我们 2004 年 6 月 17 日非正式全体会议上，若干国家指出，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上，会员国同意多边努力的目标是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彻底裁军。必须承认，离实现这一目标已经不远；正如普京总统在 2006 年 5 月指出——我们已经引用过他这段话一次——“说结束军备竞赛还为时太早。此外，军备竞赛现在已进入新的上升期并正达到新的技术水平，从而产生了出现一整套所谓破坏稳定武器的武库的危险。”这是一个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负有特别责任。因此俄国尤其坚持尽早在裁谈会上谈判一项防止在太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的新条约。正是这样才能帮助制止这些新的消极趋势，正是这个条约才能成为裁谈会重新开始实质性工作的重点。

当然，裁军谈判会议与会者在其议程项目 6 项下可以审议的问题范围需要澄清。总的作法应是现实和务实的。在我们看来，这一项目的标题提供了一个显示灵活性和在必要时制定一种议程中的议程以对传统和新的裁军问题进行初步研究的良好机会。然后，如能达成一致，我们可以为这些问题在裁谈会议程上另立项目。

在这个阶段，开放我们的传统议程非常危险。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会使平衡工作方案上找到妥协办法的任务进一步复杂化。因此，在我们议程项目 6 项下审议各代表团提出的问题以使裁谈会工作接近当今的任务对我们将有助益，而不会使我们离开主要任务，这个主要任务就是就工作安排找到一个妥协，不要浪费我们的努力而且不使工作安排受制于新的挂钩关系，同时以灵活的方式审议裁谈会可以在以后处理的那些新的威胁和挑战。

(瓦西里耶夫先生, 俄罗斯联邦)

在这个阶段, 任命一个特别协调员探索裁谈会成员对于处理这一问题的最恰当方式的看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致力于这一项目的可接受办法。这正是 5 国大使倡议中所建议的。俄罗斯联邦准备不反对这一建议。

在项目 6 项下的其他问题中, 我们准备继续就分阶段和有序的走向关于地雷的裁军目标问题交换看法。我们对于就禁止转让最危险杀伤人员地雷制定一项普遍国际协议的努力感兴趣。在裁军谈判会议框架内存在使杀伤人员地雷主要生产者和使用者参加谈判并在《渥太华公约》缔约国和非缔约国之间组织建设性合作的可能性。我们深信, 地雷问题必须也可以以全面方式解决, 同时顾及每个国家的实际防卫和经济能力。

关于其他可能提出的问题, 我们欢迎裁军谈判会议在加强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制度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因为不扩散问题, 包括其恐怖主义层面, 是当今对人类安全的一个新的主要威胁。

一个严重和日益增长的新威胁是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可能利用迅速发展的信息和通讯技术服务于同确保国际安全需要不相容的政治和军事目的。这不妨称为一种超裁军问题, 因为它不是关于具体类型的武器, 而是关于使用武器、为政治和军事目的利用并非由使用武器直接造成的破坏、左右人的意识等等相关的决策进程。有关在信息领域确保国际安全问题由联合国内一批政府专家在 2004 年和 2005 年进行了研究。这个小组取得了重要积极成果, 而且正如你们所知, 其工作将在 2009 年继续进行。

这一问题的意义也由各国在区域一级所作的努力得到确认。例如, 上海合作组织 2006 年 6 月 15 日在上海通过了信息领域中国际安全的重要声明。它强调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欢迎联合国在同一领域所作的努力, 并宣布决定建立来自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一个专家小组制定行动计划确保信息领域中的国际安全, 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找到解决信息领域所有方面有关国际安全问题的可能方式和手段。毫无疑问, 裁军谈判会议也可以对解决信息领域中确保国际安全的问题作出贡献。

俄国对在裁谈会中可能审议所谓的新问题采取开放和不抱偏见态度。当然, 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中, 必须查明一项具体问题是否符合裁谈会的任务, 以及是否同其他国际讲坛有任何重叠。此外, 可能的新问题不应取代或挤掉传统项目。

主席(以法语发言): 我感谢俄罗斯联邦代表的发言。名单所列在这次全体会议上发言者到此为止。是否有那个代表团希望在这一阶段发言? 看来没有。因此我们议程今天到此结束。

我原来以为不妨在今天下午按照我向裁谈会建议的活动日程组织一场非正式会议, 但是没有代表团报名在任何非正式会议上发言。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今天下午举行非正式会议没有用处。在结束我们今天的议程之前, 我请我们的秘书长发言。裁谈会秘书长先生, 请你发言。

奥尔农尼启则先生(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 我想巴基斯坦大使昨天就我们开会三个部分的时间方面提出了工作安排的问题, 他说我们可以考虑尤其是对第三部分的时间另作安排, 因为显然, 就我对大使们和代表团其他成员行止的了解, 8 月份不是举行任何联合国或与联合国有关活动的最好季节。

这个想法至少值得研究, 而且由于巴基斯坦大使提出了这一想法, 我想敦促 6 常——我们在纽约有 5 常, 我们在日内瓦有 6 常——考虑更改会议第三部分或者也许是第二部分的时间。裁谈会的会议时间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如果能取得更好得多的成果——我的意思是在代表团出席方面有更多的大使出席, 使他们更方便工作, 而且更重要的是, 裁谈会更多的实质性工作和充满政治内容的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另作决定。因此, 主席先生, 我想请 6 常对这一问题至少进行考虑, 然后向裁谈会报告。

主席(以法语发言): 我感谢秘书长的这一看法。这个建议将提请现在被称为 6 常的其他同事们注意, 当然我们认为裁谈会在这方面是有自主权的。我已经看到我的意大利同事举起他的姓名牌。特雷扎大使, 请发言。

特雷扎先生(意大利): 我感谢秘书长提起这个由巴基斯坦大使提出 的问题。

我认为巴基斯坦的建议值得研究。我们不时重新审查和质疑已成为惯例但却值得质疑的一些问题, 我认为这反映了裁谈会的活力。调整裁谈会各项活动使其适

(特雷扎先生, 意大利)

应日内瓦联合国其他部分的工作模式，这一想法肯定是合理的，我想不只 6 常而且各代表团应加以考虑。

我们必须考虑的唯一——我不想说问题，而是议题——是我们同第一委员会之间的限期。我们日程的任何改变必须考虑到不仅是在报告方面，而且在为大会作准备方面，我们应为第一委员会的工作作充分准备。但是事实上，我的初步反应是，我想 9 月份使我们有时间作这一准备。

但是无论如何，我国代表团准备认真考虑这一建议。

主席(以法语发言)：谢谢你大使先生。是否还有人要发言？看来没有。正如我刚才所说，我当然将把这一问题提交 6 常同事们，我想这是个值得再谈的问题。

下次大会将于 2006 年 8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在理事厅举行全体会议。按照工作计划，当天的会议将用于一般性辩论，而且大家知道，我已建议在这次正式会议之后，我们将改开一次非正式会议，以对裁军谈判会议报告的格式作些考虑。

上午 11 时 25 分散会。

-- -- -- -- --